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三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徐孝穆集卷三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
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
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
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

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圻妖

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

見勸進表及為貞陽侯書

檮

杌窮奇流災中國

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檮杌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

謂之窮奇

王彌石勒吞噬關河

晉書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

之飛豹後為羣盜降劉聰為石勒所殺又劉淵以石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

子營後據襄國為後趙

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較彼兵荒

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

見為

貞陽侯書

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

史記

晏子傳贊余雖為之執鞭所

忻慕焉按泰寧晉明帝年號

建武棲棲何期扶轂

賦桓文曾不足使扶轂

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

之臣

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子遺

而生皋陶淮南

子云皋陶鳥喙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

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

明公量苞金鉉

易鼎黃耳金鉉

神表玉璜

見為貞陽

商會朝清明

侯儷充

當作欽才

詩袞職有闕惟

平階佇德

揚雄長楊賦是以玉

衡正而泰

固已留連管樂

見為貞

惆悵風雲濡足維時

新序今為濡足之

故不教人溺可乎

投竿斯在

見與宗去歲兇徒不逞言

次巴邱鼓聲聞一柱之臺

博物志南荆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木皆拱之

烽火照三休之殿

藝文類聚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享客章華之臺三休乃

至其

公則懸麾羽扇

語林亮與司馬懿克日交戰懿使

上

領之孔明葛巾羽扇指麾三軍從

容自若懿歎曰諸

葛君可謂名士矣

猶對投壺後漢書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

戎羯咸奔鯨鯢俱翦

見勸進表

樓船萬軸還繫昆明

三

黃圖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

胡馬千羣皆輸長樂

漢百官志長樂廡丞一人

於是

乎夏首西浮

見為貞陽侯書

雲行電邁彭波東匯

禹貢東匯澤為彭蠡

谷

靜山空

見與陳司空書

扼鵲尾而據王畿

綱目實池州府銅陵縣有鵲頭山今廬

江西岸有
鵲尾渚

登牛頭而埽天闕漸臺偽帥仍傳首於帝京

鄱塢元兇咸剗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

言咸為京觀

見勸進表

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

吳志孫堅為長沙太守舉

兵討董卓乃前入至洛陽

神主咸安勲踰高密

後漢書鄧禹南

脩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至長安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

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重以秦宮既獲

漢張良傳沛公入秦宮殿帷帳狗

魯殿

猶存

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靈光巋然獨存

闢綠草於應門

沈約詩應門照綠苔

開

青槐於武庫

未詳

長安五陵之族鄠杜七遷之民

班固西都賦南

望杜霸北眺五陵注宣帝杜陵文帝霸陵高惠景武昭

帝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又三遷七遷充奉陵邑注

七遷為編徒居七陵充供奉也又鄠論語則

杜濱其足注扶風有鄠縣杜陽縣強負而歸四方之

民經負其都廛斯滿見與楊鬻脂藏脯遊騎擊鐘貨殖

子而至矣僕射書

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漢

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地

理志河南郡有故市縣曹參傳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

顧非礪曰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吳祥

曰何晏景福殿賦高

莞崔嵬注莞屋欄也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

分禾黍見勸豈以鄉名穀熟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

進表

毫湯邑號禾興而已哉吳志孫權立子和為太

都也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若夫卦

起龍文書因鳥跡

見勸進表

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

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

濟其美不

八百諸侯專心同德

書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又子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

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強漢

見為貞陽

侯壤蟲之比黃鵠

淮南子盧敖視若士曰吾此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轍鮒之仰

河宗

莊子外物篇莊子貸粟於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

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

多幸叨遙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焦迫邛彤之切長亂心

胸

後漢書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

者不得顧家會更始所遣將攻徐庶之祈終無開允見

援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徐庶之祈終無開允與

楊僕既而屏居空館

潘岳寡婦賦歸空館而自憐

多歷歲時繫犯幽

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

酷痛奈何無狀奈何維桑與梓翻若天涯

古詩各在天一涯

杖

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

詩或不

知叫號茫茫宇

宙容身何所

漢鄒陽傳申徒狄徐行不容身於世

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

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

寢之憂

後漢書趙咨少孤有孝行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

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請盜皆慙歎奔出當輓

輿櫬猶有危途之懼

後漢廉范傳范京兆杜陵人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西州平歸鄉里西迎父喪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

況乎逆寇

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飩誰經心

眼

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饘飩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稊唯所欲

程糜不繼師覺授孝子傳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
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原粟何資

論語原思

為之宰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游魂已謝

後漢謝夷吾傳

游魂假息無所施刑

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

絕

汲冢周書時訓解立春之五日魚上冰吳樹臣曰易通卦驗大雪魚負冰

似蟄蟲之猶

蘇

月令孟春東風解凍蟄蟲始振

良可哀也良可哀也

本傳侯景寇京師陵父攜先在

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居若憂恤

自東都紹漢南毫興殷

見勸脩進表

好徵兵

左傳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王以戎難告齊徵諸侯

而戌

彌留星殞韓宣武方駕連鑣

見左傳

蘇秦張儀朱

輪華轂

蘇秦傳燕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張儀傳蘇秦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所欲用為取給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

孟子四罪而天

下咸服詳勸進表

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於而永慟王稽反命既

無託乘之恩

見與楊僕射書

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

左傳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

求亡晉奔齊猶蒙招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

甘心焉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又隨會在秦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既濟魏人謀而還問

管寧於遼左

魏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文帝即位徵寧

遂將家屬

追王朗於浙東

魏王朗傳朗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自以身為漢

吏宜保城邑

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

軍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

賤之儔邪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

見與楊僕射書

誠為

過誤瑋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

見勸進表

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

晉山簡表臣父濤奉先帝手澤青紙詔

郡將

州司

後漢皇甫規傳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注郡將郡守也

郊迎負弩

漢書霍去病為栗騎

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鄉亭里候西京賦注秦法十里一亭周禮夏官

有候左傳鄭穆公使視客館飾館陳兵則東載厲兵秣馬矣豈是復介而奔

齊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使臧宣叔逐東門

氏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寧當竊妻而逃晉

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左傳共王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

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

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

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

不勝之國已焉哉羌難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

遂奔晉漢書谷吉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楚之申胥埋魂

人馬使送郢支單于侍子為郢支所殺

次定曰車全書徐孝穆集七

者何地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苦廬

見與宗室書

徒延光晷

謂光陰日晷

夫以啁噍燕雀躑躅鳴號

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

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

去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

琴操曾子

耕泰山下雨雪不得

歸思父母作梁山操蘇使幽囚無馳哽噎

見讓右僕射初表趙紹

熹曰本傳陵不奉家信便布衣疏食曾耕句言已之思親蘇使句言已之奉使

公履忠宏孝冠

冕搢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縻仲月王政無塞

月令仲秋

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分穀高年仁風斯遠

漢文帝紀有司請八十已上月

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

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授懷今

日憔悴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漠北之塵營魄

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本傳魏武子有嬖妾武子卒類嫁之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孤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詳與楊僕射書

子徐陵頓首

與王吳郡僧智書

南史王僧辯傳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

肥不能行

又遇害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

後漢書郭泰字

林宗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由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

與李膺同舟而濟眾

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

信陵君傳

賓望之以為神仙

魏公子無忌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況

復王家沈默

晉書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謝沈戒之曰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

謝

氏混玄

晉書謝混字叔源少有才名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

名貴公

門譽華卿子

漢項籍傳楚懷王召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

而秦峰阻夔浙

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萋已戒

淮南子注青女青腰玉女

主霜雪也

白露方漙

詩零露漙兮

體中何如願聞康勝鄧仲華服

袞之年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光武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及即位於鄱使

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鄧侯食邑

荀令則擁旄之

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後定封高密侯

日晉荀羨傳羨字令則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

伯未有如羨

之少者也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

魏曹植與楊德祖書

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薦臻邑閭皆

足下高視於上京

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

郡國志消山下有夫山祠山北湖陰又有

消御史廟孤石聳出

太傅齋室荒茫無處

後漢書吏傳桓帝好黃老

似婦人豔妝而坐

道悉毀諸房祠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

自神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方

華故田斯墾府吏閒坐長使誦經

謝承後漢書張霸為會稽太守甚有名稱

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誦習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

督郵無事惟慮

吹笛

馬融長笛賦序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塢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

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

東包海水俱承幕府之威

班固集奏

記東平王蒼曰幕府新開廣延羣俊

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

漢書宣帝曰與我共

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政差邊

趙疑作

張何其神也

漢趙廣漢等傳贊自孝武置左

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孤子無心覩冒苟却光

陰風疾彌留

見與宗室書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

望侯極迹於黃河

漢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為

昆侖云按騫封博望侯

移中監流滯於滄海

漢昭帝紀移廐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

于庭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蘇林曰移音移廐名也

自斯以後惟有庸賤

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

鮑昭蕪城賦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

豈意餘

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渭老師周旌賁邱園

見采易

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

莊子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

甕盎無

遺

莊子甕盎大癩

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

屢有吹噓之言

見檄周文

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

陸雲

喜霽賦曜六

升降丹墀

左思魏都賦丹墀臨焱注天子庭以丹塗地故曰丹墀

點

寵於紫閣

污清朝豈不荒媿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

為貢導河積石至于

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

嵩高維岳極天為重

詩嵩高維岳峻極于天

未可

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

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於樹端謂之桑榆

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

漢書

司馬遷字子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阮困蕃薛

朝覽希道之疏

未詳按南史謝莊字希逸製木方丈

彭城過梁楚以歸

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
之則宇內為一道逸字畫相近或致誤耳 浮雲西北

徒懷魏帝之文

魏文帝雜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行雨東南思假飛

山之便

吳越春秋范蠡作城訖怪山自至怪山者琅邪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百姓怪之故曰怪山

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祁寒

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願加珍

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荅李願之書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
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

吳志魏文帝諱丕字子桓嘗為虞翻設虛席

伯喈倒屣固以相屬

後漢書蔡邕才學顯

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

盡當

一日復其草土思裝衣裾

後漢趙岐傳注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

與之

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裝其門也

披素清顏但覺形穢

世說衛玠俊爽

有風姿王濟輒歎曰珠玉在前覺我形穢

公輔之量不負高名

晉石苞傳市長趙元儒歎

苞當至

王佐之才信表天骨

後漢王允傳郭林宗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

也

孺子之榻雖其可懸

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穉

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之車彌軫恒眷

見與宗室書

孤子昔緣素

乏叨遙皇華今日形容無闕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

餘息繇繇待盡鐘漏

見為王儀同表

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

賓

吳志喪欽與太子登游處

來喻泰高如為善謔文豔質寡何似上

林

漢書序傳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深麗北風終始

華而不實將同桂樹

漢五行志

成帝時歌謠云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但忘年之款昔有張

裴

未詳後漢書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與為忘年交

鄰國之交非無嬰札

左傳吳公

子札聘於齊

儻哀駘可悅甕盎非疑

見與王僧智書

方願投衿

庶比傾蓋

家語孔子之邾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頃陳湯之疾歲月

增深羊祜之疴秋冬彌劇

見與宗室書

且年光道盡觸目崩

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齊書辛術字懷

哲武定八年除東南道行臺尚書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

籍甚英風

漢陸賈傳賈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

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

戎帳艱辛無乃為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

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

方藉威靈庶平讐恥提攜小國願預藩臣

南史梁貞陽侯明傳陳霸

先製殺僧辯復奉晉安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

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敕須

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悵

南史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紹泰二年齊兵攻逼建業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乃遣曇朗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

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敕旨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

等

南史本傳岐會稽山陰人陳武帝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

至和州與司馬行臺

共為盟誓

南史貞陽侯明傳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

而蕭軌等決信

敗亡

陳武帝紀齊兵至秣陵故城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

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齊文宣帝紀天寶六年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眾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已亥柳達摩為霸先所攻遂以石頭降七年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眾濟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苟相陵易鬱從司馬裴英起並沒士卒還者十二三

東道馳至北郊

陳武帝紀齊軍至元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

既通宮闈

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

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

陳武帝紀壬子夜大雨平

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

近遣張都來此

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

五里軍人退散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楫且蘆牌

荻筏竟浦浮江

陳武帝紀齊軍士得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者彌岸

千

百為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按甲

漢書雋不疑傳右將軍勒兵關下以備非

常韓信傳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

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

安遠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羞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

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

齊書婁叡字佛仁代郡平城人

也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武成至河陽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

應來

江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理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

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故

漢外戚傳班婕

仔對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去歲柳達摩等石頭天井

連月亢陽三子纔降

陳武帝紀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淮州刺史柳達摩楚州刺史劉士榮

率衆赴任約入石頭又梁敬帝紀翟子崇等降並放還北

連冬大雪黃袍盡沒

吳其炳曰

陳武帝紀柳達摩等被圍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邪白帳皆浮未詳按後漢西域傳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既因之以泥

塗兼加之以疾疫蕭裴既退雪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

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

博物志君子國人衣冠帶紉好禮讓故為君子

國

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鬪艦舟

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

鏡通鑑梁敬帝太平元年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

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昔晉侯不能乘鄭

馬左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弗聽戰於韓原晉戎馬旋寧而

止趙將不能用楚兵史記廉頗一為楚將一非水土難

為騁力揚州卑濕漢地理志江南厥土塗泥禹貢揚州厥土惟塗

泥如遇秋霖楚辭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杳同江漢假令蚩

尤重出見勸白起還生史記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控代馬而

陵波

後漢班超傳疏
曰代馬依風

躡胡靴而湔水終難逞效詎有成

功六州勇士

漢書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為六郡

雖有百萬十姓豪

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

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

見與楊僕射書

故得兕人侯景

濟我橫江

梁武帝紀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

天步中危實由

忘戰

漢主父偃傳引司馬法曰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自亂離已久人

解用兵女子無媿於韓彭

韓韓信彭彭越也見漢書

兒童不殊於衛

霍

見移

吳鉤甚利

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吳
作鉤者殺其二子以血釁之遂成二

鉤獻於闐閭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
於此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乃賞百金

蜀甲殊輕槩動風霜

未詳

弩穿金石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

射之飲羽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

高樓大艦概日凌雲

謂樓艦之高也

詳玉臺新詠序

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岳

見檄周文

侯車騎

陳武

帝紀二年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

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

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

邑蕭太保龍驤於賁海

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太尉蕭循為太保詳與酋豪書

王

儀同虎視於洞庭

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鎮南將軍王琳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本傳琳為

元帝舉哀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

若望高峰

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

便當投袂

左傳楚子投袂而起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

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喪行臺

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

氏羌之兵

蜀志晉策命曰乃考保據庸蜀商頌自彼氏羌

烏桓白虜之騎

烏桓後漢

外國名詳移齊文

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為比吾倍薄相懸何

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

漢書周亞夫為

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悍為將軍次棘門文帝勞軍至其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

如兒戲耳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頗將攻秦秦之

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近

張舍人至始奉嚴敕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願達丹

誠用停王赫詩王赫斯怒

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

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

有疑怪大軍多士希惠矜宏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

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

同投筆慷慨不復多白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回環猶陰陽之報復

近者數鍾九厄

漢書陽九厄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九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

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孫

世祖元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膺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

歸德賊勅

南史蕭勅梁武帝從弟景之子也

不涯疏戚希纂帝圖信是

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沱

具九社稷阡危鑒輿幽辱勅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

趙趙

見為貞陽侯書

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

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

南史吳平侯景傳景子勵

勸勳勃勳為廣州刺史歲中數獻方物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大寶初勃鎮嶺南

為廣州刺史

方牧之權由於承聖

南史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江西督護

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承制授勃鎮嶺南為廣州刺史

操兄戈而斬

姪籍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為甚比春初便遣大

都督歐陽頎瑯城主傅泰等允徒數十遂到臨川

南史梁敬

帝初即位加勃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太平二年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

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南討又勅度嶺出南
康以歐陽頔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
吾奉承朝算

指畫戎略樊滕耿賈

樊樊噲滕滕公夏侯嬰高祖功臣耿弇賈復光武功臣

戮

力爭驅天地靈祇

見與宗室書

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於一

箭禽歐陽無待於尺兵偽黨皆俘連城盡拔所獲軍資

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回戈

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

後漢范滂傳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人神慶躍

南史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於始興攻殺蕭

勃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

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歡忭朱明戒節

爾雅夏曰朱明

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

詩秉

國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洊臻東夏

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寧

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

見九錫文

始則

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觸

刃平夷

南史杜龕據吳興以叛龕僧辯壻也霸先表自東討仍還都命周文郁進討龕龕以城降誅之

梁敬帝紀太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岩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

會稽討彪敗走丙辰若邪
村人斬張彪傳首建業

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

虜前年末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戍賴貔貅騁力

見為貞陽侯書

衛霍同心

見移

殲厥胡夷不日清殄

南史陳武帝東討杜

龕留侯安都杜稜宿衛臺省軍至義興泰州刺史徐嗣

徽乘虛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帝以

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郁進討杜龕齊又遣兵萬

人於胡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

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周鐵武率舟師斷

齊運輸帝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

去年將

夏似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

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

解投險赴坑大小皆禽鯨鯢盡戮

見勸進表

三江之上

馬貢揚州

三江既入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尸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

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

南史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

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
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王僧愔等衆十萬
出柵口向梁山五月齊兵至秣陵故城游騎至臺都下
震駭帝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
於瓜步獲其舟粟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
糧運盡獲之齊人大餒帝因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
潰執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東方老王敬
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
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虜中驍將唯此數
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王僧愔獲免

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

詩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遠邇敬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

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埽幽并

後漢吳漢

傳贊電埽羣孽

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州

後漢梁冀傳帝

曰此跋扈將軍也

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

左傳

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又殖綽郭最皆矜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

歸首闕庭即為

申聞優其禮秩臺儀不貶位遇兼常

南史侯瑱鎮豫章甚強又以本事王

僧辯未肯入朝後余孝頃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翥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翥部下侯

方兒叛攻翕虜瑱軍府伎妾金玉歸於武帝瑱既失根本以武帝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請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今所禽歐陽頎傅泰等莫不宏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

榮祿坦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

建武永平後漢年號詳侯安都碑

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

日想山川依然舊識

陳武帝紀蕭映為廣州陳武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明年為交州

司馬與刺史楊暕討平李賁除江西都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吾既忝荷朝私位逾

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

後漢朱穆傳劉陶等訟穆曰中官近

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詳與楊僕射書

故鄉如此誠為衣繡故人不

見還同宵錦

漢書上謂朱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鄉如衣

天涯藐藐

見與王僧辯書

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

錦夜行

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

傳毅舞賦游心無垠注垠際也

浮海窮山

罔不感格投竿負鼎

見與宗室及王太尉書

馳步蒼龍

後漢百官志北宮門

蒼龍司馬主東門注洛

崖穴邱園

後漢和帝紀詔曰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

陽宮門名為蒼龍闕門

車朕將悉聽馬

爭趨金馬

漢東方朔傳上使待詔金馬門

君之才具

見

詳為貞陽侯書

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

貞陽侯書

儀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加持保念嗣音卹今遣某甲

等使彼指此不多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惟農

未詳按史記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女媧

氏亦風姓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姜姓

遷虞斯夏

竹書紀年舜在位十

有四年於是八風循通

莫不三靈所佑

見勸進表

五運相推

漢律歷志土生金故為金德金生水故為水德水生木故為木德木生火故為火德火生土故為土德

梁

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亡

生民蕩覆

見為貞陽侯書

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

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

不征行

宋州郡志越州合浦太守領徐聞令後漢馬援傳南擊交趾軍至浪泊上

銀洞珠官

所在清乂

益州記銀水在綿州晉書地理志合浦郡領珠官縣

自還麾南極伐逆

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廷梁社十翦彊寇

見九錫文

黃

帝與蚩尤七十戰

帝王世紀黃帝討蚩尤乙五十二戰

魏祖在軍中三十

年

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

方厥勛勞未為勤苦

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

見勸進表

萬里徂征蚪龍表瑞

陳武

帝紀帝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耀

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承

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
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

偪眷言潁水徒抱素心

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

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
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
終身不相見樹臣曰九域
志潁昌府有許由臺巢父臺
尚想汾陽無因高蹈

莊子堯見

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
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俛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

升禮大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媿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

郊特牲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

膺寶歷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維新宜脩朝聘今遣
侍中都官尚書周宏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周書護字薩保

太祖兄邵惠公顥之少子封晉國公文帝曰
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
護涕泣奉命孝閔
踐阼拜大冢宰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
一紀於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敕邊吏

賈誼

新書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楚
亭瓜惡就令人竊為楚亭灌瓜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

以重拾椽之尤想應無忽

東觀漢記李恂餉遺無所受居新安關下拾椽實為食

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

隋書荊州巴陵郡注梁置巴州

多歷年所此於荊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

蕭歸

北史周附庸傳歸字仁遠營之第三子也

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

人馬踰潰涉澌便置城隍

易城復于隍

謀為侵軼

左傳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

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仍縱蕭氏元舉累

移論及翻相河漢

劉峻辨命論聖人之言河漢而不測

更往研問便騁鋒

鎬

見機周文

彼軍人恃勇遂致俘禽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

商奄餘孽

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

才力甚微為暴

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

漢賈誼傳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不可加兵

便敕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

郡輸薦貴朝

北史附庸傳蕭詧大定四年詔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宋書荊州南平內史吳南郡治江南

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

涉言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甬屬荊州之界

耳

漢高帝紀築甬道屬河注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周附庸傳江陵平周文命詧主梁嗣居江陵城

東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彼此方申

周又詔子歸天保五年長沙巴陵並陷於陳

分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

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

見移文

吳當劬蜀晉拒彊秦

資彼山川並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

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

益蒹葭之地哉幸非竊疾

國策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

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王曰必為有竊疾矣

相見鑒

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

人字丈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

為陳主荅周主論和親書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

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

北史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明

帝初為脩城郡守初陳文帝弟安成王瑒為質於梁及江陵平瑒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又鮑宏字潤身東海剡人也仕梁元帝遷通直散騎常侍郎江陵平歸於周明帝甚禮之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省告具懷夫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

開

地佇育黔首故張旌以往拭玉而來

見與楊僕射書

同在蒼生

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

龍魚河圖云蚩尤造五兵仗刀戟大弩

散馬休牛載懷偃伯

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

興也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

左傳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信

由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覲今書甫承家難知以

冢宰執政擅同淵藪

書武城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令尹當朝妄

專征伐無君之謫俾墜其師

左傳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曰有渝此盟明神

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

無將之誅已從司寇

公羊傳君親毋將將而誅焉

刑名

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鄰敬聞衷款若二境交歡俱饗

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

述

在吏部尚書荅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多少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元天內典謂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

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克身所望階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邪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荅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闕君命僕何以相荅邪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用元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

南史羊元保太山南城人文帝以元保廉素寡

欲頻授名郡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元保

梁武帝云世

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

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

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

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

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

魏志注令曰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

寶難得

漢食貨志武帝時有司奏言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乃造銀錫白金並

康曰白黃紙之版易營

南史張興世傳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

皆先戰授位機版不供由是有黃紙札

假以官榮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

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

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常侍路上比肩

詔議叅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

三國志吳趙

比車載斗量

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

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宏周公之德

陳宣帝紀帝諱頊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

光大二年進位太傅

西羌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

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邪凡人所以稱屈滯者

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

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

軍等並為卿相

南史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太清二年為中領軍

此不踰其本

分邪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

為丞相

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以車府趙高為郎中令三年冬為丞相

漢有高廟令

田千秋亦為丞相

漢書車千秋傳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上急變訟太子冤數日為丞相

千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號車丞相

此復可為例邪僕七十之歲

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

涅槃經佛言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

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陵白

同前

此篇陳書本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

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
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
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
議叅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
日當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
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
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闕選序梁
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

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此則
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
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
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荅周處士書

南史周宏讓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頗徵不出晚仕侯景為

中書侍郎

獲譏於代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

天目

吳興記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美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元和地志天目有兩峰峰頂各一

池左右相對為天之左右目得肆閒居禮記孔差有美

玉之俱仙

列仙傳蕭史敬弄玉吹簫作鳳聲鳳皇來止其屋泰穆公為作鳳臺一旦皆隨鳳飛去

非無孟光之同隱

後漢逸民傳梁鴻妻孟光曰妾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

抱朴子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

升降盈

虛盡軒皇之圖藝

漢藝文志道家者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

五十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

見詩

詎勞金液

神仙傳藥之上者有

九轉還丹

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

神仙傳白石生

者常煮白石為糧

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

莊子至道之精

竊竊冥冥又有真
人而後有真知

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

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

巖

列仙傳雲臺山絕崖有桃樹大如臂張陵曰得桃實者告以要道弟子無敢視者趙升從上自擲正中桃

樹得桃滿懷而至

孫泰門人競投滄海

南史沈約傳錢塘人杜吳通靈有道術吳死門

徒孫泰弟子恩傳其業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宋武帝紀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

何其

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

見為貞陽侯書

若彼能赴嘉招

潘岳詩弱冠添嘉招

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

此風神確乎難拔

見

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

左傳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遂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
人人犧實難

高視公卿獨騁蜡螳之訓

未詳按莊子人
食芻豢麋鹿食

己犧何害

薦蛆蛆甘帶天下味知正味

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

注帶小蛇蛆蛆喜食其眼

後漢方術傳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前後宰府
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有道皆稱疾不就

若

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

紆組

漢書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
世謂之楚兩龔俱為光祿大夫謝病歸鄉里郡二

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

漢陰一老相攜抱甕

莊子子貢
過漢陰一

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丈夫方為國哇鑿隊而入井抱甕而出子貢曰有機於
此日浸百哇國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不為

也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

莊子湯伐桀克之以讓務光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況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投瀘水又頗闕不受魯聘鑿坏而逝

方同形影

玉臺新詠楊方合歡詩譬

如形追軀又亦如影追身

結綬彈冠

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若聞當世住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

日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無容楚越況乎糞土變龍

左傳臧紇唁衛

侯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

羶臊名器

周禮注犬腥羊羶左傳仲尼曰唯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

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

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

見為陳武帝書

商洛園公未聞求徵

綺季

漢書張良傳注四人謂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

斯所未喻高

懷而躊躇於矛盾也

莊子楚人有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矛無何不能

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

唯遲山阿近信更

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陵白

與章司空昭達書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尤惟有歐紇

南史歐陽

紇字奉聖顧子頗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姓宣帝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為左衛將軍遂舉兵反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南通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

洞

南史顧合門顯貴威振南土

百越之賁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

國家明公受服嚴冬

左傳劉子曰祀有執牘戎有受服

持兵杪歲

王制冢宰

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開冰踐露炳火宵行便屆全淮乃其神速未

騁三略非勞六奇

李康運命論張良得黃石之符受三略之說注上中下三計漢書陳平六

出奇計

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聞

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

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

廣州記馬援討平交趾於嶠南立銅柱以表漢之極界

吳之步騭故是相懸

吳志步騭為交州刺史威聲大震南土之賓由此始

況孫處

宗之叛徒正槌盪主耳

陳廢帝紀慈訓太后今日盪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

公私慶快可得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

復

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注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

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

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

主帥某馳往稱慶徐陵呈

重荅朝臣書

南史劉師知傳武帝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侯御人

衣服

吉山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

議服

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

同師

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

決斷

陵同博士議謝岐議必備衰經陵荅書

云云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
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老病屬續不能多說

喪大紀屬續俟氣絕

古人爭議多成怨府

左傳

叔孫昭子曰

傳玄見尤於晋代

晋書傳玄為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

白簡整簪帶疎踊不寐坐而待旦

王商取陷於漢朝

漢書上素重商知張匡言多險制曰

勿謹自三緘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

敬同高命

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權

薦陸瓊書

南史陸瓊雲公子也字伯玉素有令名為陳文帝所賞以文學累遷尚書

又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乃

除司徒
左西掾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

見讓左僕射表

進居郎

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

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

見與楊僕射書

雲雨十年

顏延之詩朋好雲雨乖

心想河陽言

銅爵而無遠

魏志太祖於鄴作銅雀臺

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蜚

幽明

錄鄴城鳳陽門五層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北使還辱
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敘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

朔年芳

後漢郡國志朔方郡大城故屬西河

雖當晚晚

屈原九辨白日

白

溝洫洩

水經注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

春流已清紫陌依依

水經注

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

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第三

秦世胄

漢高祖紀注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六輔

良家

漢兒寬傳寬表秦開六輔渠

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

漢游

俠傳谷子雲之筆札

無慙古人蓋延之功

後漢蓋延傳延與吳漢同歸光武號建功侯

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

聖朝欽明纂歷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

豕

見勸進表

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

劉昭幼童傳晉明帝

問長安何如日遠荅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

客問何故異昨日之言荅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

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

揚雄

交州箴交州荒

則輸琛王府

詩來獻其琛

屈膝閭門

西京賦注閭闔

天門

川洞酋豪彊梁溟海

古逸詩金人銘強梁者不得其死

神兵一指

率土咸康

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方當偃霸於靈臺

見論和親書

韜戈

於武庫

漢魏相傳霍光曰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武庫令

變大風於五禮

典

脩五禮詳與楊僕射書

驅蒸民於昌辰

詩天生蒸民

物色英聲搜揚俊

傑投竿負鼎

見與宗室及王太尉書

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

馬

見為貞陽侯及與苜豪書

而弟留河北義等周劭懷此殊才實可

傷嗟吾淹嵒既暮

屈原離騷望嵒嵒而勿迫注淹嵒日所入之山也

容鬢皤然

易賁如皓如

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

檀弓夫子曰共予疇昔之夜

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

喪大記君喪狄人出壺司馬乃

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俱歷春冬移館於箕

見與楊僕射書

同

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

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揚雄方言蟬楚謂之蜩左傳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覲而出之歸雁銜蘆多經寒食

淮南子雁銜蘆而翔似惜

戈繳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

吳挺曰荆楚歲時

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

免因於不才

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又人間世篇匠石見櫟社樹曰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殼觫之牛自保由其無用

見孟子

以余

鄙陋未友龔生

見與楊僕射書

惟歎吾賢不同蘧瑗耳

論語蘧伯玉使

人於若推溝拯溺

見孟子

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檻

所以降尺一之書

後漢陳蕃傳漢尺一版寫詔書

馳輶軒之使

見與楊僕

射書 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隣更成難請言尋雅告

所及縲囚

左傳知營對楚子曰兩釋縲囚以成其好

便訪鴻臚

後漢百官志大鴻臚掌諸

侯及四方歸義蠻夷

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

維同惡

左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燕禽望闕

戰國策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

王於華屋之下

冀馬臨江

左傳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裁頓雲羅自投天

網

見移齊文

京觀之冢宜彰武功

見勸進表

周醜

疑作首

之門方申

明罰

左傳齊襄公之六年鄭賈伐齊齊管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門

而聖朝好

生惡殺收雷震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

左傳宋公謂南宮長

萬曰今子魯囚也

恩澤從容無異荀瑩之禮

左傳荀瑩在楚楚子厚其禮而歸之

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

儀禮

使者載禮帥以受命於朝周官司常通帛為旃

處彼高閣

左傳高其閑閑以無憂客使

庭奏

歌鐘

左傳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座延僑

盱

晉叔向名盱鄭子產名僞

賓客之叙方於阼階

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

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解然後客復就西階

田獵之禽同於君膳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

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

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回豈

云隣睦弟遂鍾儀之操

見與楊僕射書

對此皇華高厚之詩

左傳

齊高厚之詩不類

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

未詳

三戰七禽之言

魯仲連遺燕將書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三戰之所失一朝而反之徐文炳曰晉漢春秋諸葛

亮征孟獲七縱七禽

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

見答周處士書

彼之使客

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

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

奢

魏劉楨詩常恐岱宗不復見故人

擊壤之年惟欣堯俗

高士傳壤父者堯時人年

五十而擊壤於道中

若邪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

原注若邪至此闕誤

不棄

忝亞宗卿非復侵官天庥

左傳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但當今芄芄在詠濟濟盈朝

詩芄芄檇檇又濟濟多士

才冠卿雲

司馬

長卿揚子雲也見漢書

智同荀郭

荀或郭淮也見魏志

文辭富於江海高論

薄於雲霄超走丹墀之門

見與王僧智書

侍奉清規之內弟來

款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

疑作

使良有

猶希贈鯉之書

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郵驛方通復行蜚鶴之

信

魏文帝詩飛鶴晨鳴聲可憐

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附尹義尚書漳濱江溪眇若天涯去雁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

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
草露恒屢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詎知朔野之寒
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
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
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具未損
宜曰生平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李
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
製碑文絕妙之辭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
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山禮數綿歷歲時嘗
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
歸馭驛俱反何期羣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逐翻厚
霄輕行蓬策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
與不才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不得連城晉失
楚材直亡其實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
源同流寓於仙嶺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觀
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

方傳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歧路悲始末之長離蘇
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
想時通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
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執行李相繼猥荷文移
通賜論及輜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
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
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耶宜細計彼若才如廉
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
卒成強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
彼如此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
須歸即達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協
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
齒是以隔河分軌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
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
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
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

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
乘間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
躬邁影實仰含弘之澤
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與李那書

北史李昶傳昶小名那幼解屬文有
聲洛下周文令入太學保定初以近

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
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竝為納言父志字
鴻道爾朱之亂奔江左昶以父在江南身寓
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
附郡答書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
目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
矜期忘想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
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
南橘柚蒟北桑柘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
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

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廡辨訓文約况復
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
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
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
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世傳經
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
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
安筆硯顰眉難巧學步非工恆經牧孺之談
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
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
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
羣雖拂實媿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
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
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罵其鳴矣
懸豫章之牀置長安之驛厚築牆垣思達鄭
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繪有復

道意無伸
李那頓首

籍甚清微

見為陳武帝書

常懷虛眷山川緬邈

見前表

河渭像於

經星

見樂府

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

見報尹義尚書

青蔓戒節

見與王僧智書

白露為霜

見詩

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

文士

傳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風議拾遺左右

獻納便繁

漢官儀侍中周官也便繁左右與帝升降

卒思近對拾遺補闕

留使催書

晉孫惠傳惠每造書檄東海王越或驛馬催之

百僚之中莫密於茲

應命立成駐馬成檄學林桓溫北征鮮卑喚素宏車騎皆有文采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

車騎

將軍賓客盈座

詳未

丞相長史瞻對有勞

蜀志張裔字君嗣丞相亮出駐

漢中裔領留府長史書與所親曰晝夜不得寧息
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脱惠

箋曾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素有消渴疾漢書司

馬相如卒於茂陵

卧病漳水之濱

見與宗室書

迫以淹兹

見報尹難義尚書

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覲高文

見同汪詹事

載懷勞

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吳尚采曰周武帝紀保定元年六月遣御正殷不害使於陳

王

人授館

國語襄公至陳膳宰不致饋司馬不授館

用阻班荆

見與王僧辯書

常在公

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

周明帝紀

武成二年三及荊州大乘寺

隋書荊州南郡注舊置荊州

宜陽石像

碑四首鏗鏘竝奏能驚趙鞅之魂

樂記子夏曰非聽其鏗鏘而已也詳讓表

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

漢竇融傳融封安豐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皆相與竝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

山澤晦靄

曹植王粲誄榮耀當世芳風晦靄

松

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

郭璞注三峻山在聞喜

依然四皓之廟

張禮

遊咸南記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四皓祠之西

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

悉陳華簡

漢地理志右扶風領縣二十一起宮者有八縣詳樂府

昔魏武虛帳

陸機

弔魏武帝文遺令使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

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韓王故臺

晉孫楚韓王臺賦序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

兩故臺訪諸故老
云韓王聽政觀也

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

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

漢郊祀志恭帝

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
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泣望羊碑

晉羊祜傳祜好遊峴山襄陽人

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
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一詠歌梁之言

劉向別錄

魯人虞公發聲清哀拂動梁塵

便掩盈懷之淚

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

瑰盈其懷

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

今二乘斯悟

寶性論何等為六種人一大乘二中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

同免

化城

法華經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衆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

六道知歸

法苑珠林問曰云何名六趣依毗曇論云趣者名到亦名為道謂彼善惡業因道能運到

其生趣處故名為道亦可依所造之業趣彼生處故名為趣

皆踰火宅

法華經長者以牛車羊車

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華嚴經火宅眾苦所燒也

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

黃絹之辭

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入試使邯鄲淳為之操筆而成無所

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壺曰

彌懷白雲之頌

穆天

子傳帝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

能但恨者閣遠岳

法華經耆闍窟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鷲嶺

檀特高

峰佛說太子須大拏經葉波國溫陂王

開士羅浮

法苑珠林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石虎時來月氏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業入南浮羅遂卒山舍素彥伯興寧中登山

禮其枯骸也

康公懸溜

未詳按法苑珠林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東吳

止赤城山石室竟陵文宣王敬以師禮建武末卒於山中

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

循環省覽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壁

蘭相如傳相如奉璧奏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

翫之不足同於玉枕

拾遺記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

枕領下篆云帝辛之枕與妲已同枕之

京師長者

後漢馬援傳謂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

當屏居自守而反遊

好事才人

漢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

看太學之碑

漢蔡邕傳邕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觀視及摹寫者

車來日十餘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

高士傳張楷隱華山學者從之

成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

晉書雷煥為豐城令武帝時斗牛間有紫氣張華問煥答

曰寶劍之精耳當在豫章豐城煥至掘獄果得劍二一以送華一以自佩華得劍曰乃干將也莫邪可復至乎

然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劍失所在煥子華攜劍過延平津忽躍入水但見二龍蹠溪曲

韓子雙環

必希皆見

見與楊僕射書

莫以好龍無別

銳曰莊子葉公子高好龍宮室雕文盡以

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木鴈可嗤

韓子墨子為木鴈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鳳曰南史王戎傳詔荅曰張單雙災木鴈兩失

吳丹

載望

瓊瑤

詩報之以瓊瑤

因乏行李

左傳燭之武曰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金風已勁

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爰繫徐陵頓首

與顧記室書

未詳按顧越傳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

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又按陳宗室傳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天嘉元年封鄱陽郡王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山性寬厚美風儀於諸王最長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

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

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裏頭虜袍

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徧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

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荅而走反為憾恚忘相陷辱至

六月初遂作旨書便見誣謗

南史陳暄傳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

搢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挿髻紅絲布裏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

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

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

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

致成墮免此事冤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

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

少府卿鱗

南史作鱗

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

兖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

其炳曰南史陸驗徐謫並

吳郡吳人兩人遞為少府丞大市令朱异其邑子也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鱗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三

年為綸所殺

魏晉之前如為久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

愛

南史作爰

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邪紀文

南史作交

卿公向

璉皆為列棘豈冗雜曹郎乎

南史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宋明帝世權亞人主元徽

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
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五年賜死又紀僧真
子交卿甚有解用徐爰南琅邪開陽人本名瑗後改
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

王小府墨曹

南史曲江公譽昭明太子第四子封岳陽郡王隋書荊州巴陵郡湘陰縣注梁置岳

陽郡承聖時為故敬帝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

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
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為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
不為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啓而已以
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承華

見荅王太尉書

是弟所悉行年

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生忽此誣謗堯有驚於讒說

典辨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孔將惑於拾塵

呂氏春秋顏回對曰向者埃煤

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

雖復聖主機明不能悉照殿下德高兩

獻

漢孝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吳皖曰後漢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

好經書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

論在國謹節始終如一稱為賢王

風美二南

詩序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

王化之基

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冒弟與吾遊眷亟回星紀故

人如此寧不矜歎邪侍言有便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

鑒照其枉直方歿幽泉無恨灰壤伏觀謁帝承明

魏曹植贈

白馬王彪詩

謁帝承明廬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下前

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

後漢書吳良傳東平王蒼辟良署為

西曹上書薦良拜為議郎

無王丹所舉之謬

王丹傳客有薦士於丹者因辟舉之後所舉者

陷罪丹

吾得方辭武騎

漢書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

永附梁賓

漢書景帝拜枚乘為弘農都尉乘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

雖媿家丞庶呈秋實

魏志

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緣弟子劉楨諫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原注其人梁未入北齊中云賢從

君政佐佑興基此必南人而為齊謀主者按徐之才丹陽人也隨豫章王綜入魏武平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之才解天文兼圖識之學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帝登祚後彌見親密惜齊書北史本傳之才俱無表字可攷姑存之

恩

當作息

報

南史本傳陵長子儉一名報按集中有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近歲奉使來

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

齊書河清世祖武成皇帝諱湛年號也

并惠以明

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鷹

未詳按列女傳梁寡婦高行者

梁王聘之乃懸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神異傳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忽與人通鏡化

鵲飛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也非堂書鈔孫承鏡賦序余昔於吳市得鏡晞日映水清朗明瑩

言慰

相思反增離眷劉傅二常侍還

陳書傅縡傳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世祖召

為驃騎安成王中記室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

又承書札銀鉤甚麗

晉索靖草

書狀婉若銀鉤

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為笑

劉琨答盧謐書舉觴對膝破涕

為笑素秋方屆

梁元帝纂要秋亦曰素秋

溽暑稍闌

月令季夏之體中月土潤溽暑

何如善保元吉藂臺之壁

盧謐覽古詩趙氏有和壁漢地理志藂臺在邯鄲趙武靈

築王少海之珠

山海經無臯之山南望幼海注即少海也

何必鄉里所在為貴

卿託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

三命

見荅周處士書

清宦兩宮

漢竇嬰傳有將軍則妻子無類矣

何乃閤

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

見報尹義尚書

朽老之疾

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

張協登北邙山賦墳隴隈壘

未遂東都之

期

博物志公卿送夏侯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跼地悲鳴得石槨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石吁嗟

公居此室乃葬之

牽役承間但有哀頓賢從君政佐佑興墓中

舍謚殿中竝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身歸

來鄉國亟徙炎涼

沈約詩寒暑遞炎涼

牽課疲朽不無辭制而應物

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

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文

侯耳

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

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

善舞由是得幸以延年為協律都尉樂記魏文侯問於

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燕南趙北

後漢書公孫瓚時謠言曰燕南陸趙北際中央不合

大如礪唯有地角天涯言接末由但以潛歛善敬德中

此中可避世

郎竝北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輶軒

見與楊僕射書

別當

委白君問

諫仁山溪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

涅槃經在家迫

逆猶如牢獄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

非但經有明文亦

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

文殊問經住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

大舟趣返緇衣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

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

中之苦

見涅槃經

弟子素與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

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沃乎逆耳

漢淮南王傳嚴正上書曰

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

倚見其辭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

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舍已成之功深為可惜敬度高

懷未解淡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留侯

漢張良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臣願封留

形類卧龍擬求葛氏

蜀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詳與楊僕射書

卧龍也將軍

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漢張良傳良嘗問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

豈願見之乎

一父老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良因跪進因授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三顧草廬無由兩遇

諸葛亮表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封爵五等惟

見不逢

書列爵惟五

中閣外門難朱易白

世說竺法師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

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

鳴笳鳳管非

遊蓬戶漢吾丘壽王傳或由窮巷起白屋

有或聞

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啟路詳荅周處士書

儻女歌姬空勞反翫

左傳晏子曰

撞鐘舞女

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麟角

抱朴子學

若牛毛得

如麟角

以此之外何所窺窬

見與王僧辯書

法師今若退轉

寶女經佛告寶女吾往古世堅固勤助而不退轉

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

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

李斯上秦皇書海不擇細流

入者則尊

歸依則貴

上生經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

上不朝天子下不讓

諸侯獨翫世間無為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

餐香積之飯

維摩經上方有國佛號香積如來以一鉢盛香飯恒飽衆生

心不妻妾

之務身飾芻摩之衣

未詳按法苑珠林衣中有四者一
糞掃衣二毳衣三衲衣四三衣

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寧不樂哉其

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

韓詩外傳楚襄王遣使者持黃

金千金白壁百理然致敬夜琴晝瑟自是娛懷曉筆暮

雙聘莊子為相

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

晉藝術傳佛圖澄天竺人也本

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石季龍傾心事澄季龍大享
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
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橋化長溝詳未巷吏
冉閔小字棘奴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

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

鮑昭詩擾擾遊官子

我且安眠

巷裏云云

李陵答蘇武書而執事者云云

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

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

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

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

四分律沙

門以世俗法教白衣

一入愛河

法苑珠林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

永沈無出其

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

增一阿舍經鳴鐘偈福

尋香馥以生心朝

覩尊儀

法苑珠林云起千尺之尊儀

暮披寶軸刹那之善逐此而生

仁王經一念有九十剎那一利那中復有九百生滅

水滴微功漸盈大器

法苑珠林

寶積云世尊告言譬如有人析一毛為一分以一分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彌陀佛剎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

佛剎莊嚴復過於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

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

維摩

經度百千劫猶如彈指

遠近低回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間有者得

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

間樹下故自難期

報恩奉盆經一切聖衆或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樹下經行或得六神

通枕石漱流實為希有

晉書孫楚曰當欲枕石漱流

猶斯之類不可

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怖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邀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

過去之因攜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

賢愚經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

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氈奉上如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注氈織成大衣也阿育王傳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琉璃玻璃瓔珞盛佛舍利齊竟陵王子良付士淨住子淨行法門云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按識因識果不以為愆知福佛經佛有過去當來之號

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

有沈身之患

大悲經佛告阿難有大商主在海中間其船卒壞或有得船版者或有浮者有命終

者我於爾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穩而度

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為天

人之師

景德傳燈錄周昭王二十八年釋迦佛生利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湧金蓮花自然

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

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

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

必闍黎和尚

釋氏要覽梵語云阿闍黎即唐云軌範也

書輒致敬和尚遠近

嗟詠貴賤顯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

起世

經剃除鬚髮著袈裟衣

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

法苑珠林律中但有通肩

被腹如見長

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

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

瑜珈論王過有

十二不便以君為提封

漢刑法志提封萬井

若不屈膝歛手自達

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

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

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

柳何足關懷頗似桃花詎能長久

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又三月桃花含面

脂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

漢書趙氏子弟驕妒便得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

信坐卧忘時不免秋胡之怨

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胡子之妻納之五日去官

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以金與洛
之歸至家母呼婦至乃向采桑者也婦自投河而死

川神女尚復不感東阿

曹植洛神賦注植入朝帝以甄后遺枕付之歸途感而入夢因

作感甄賦後改曰洛神按植封東阿王

世上班姬

即班婕妤

何關君事夫心者

面焉

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若論繾綣

左傳臧昭伯載書繾綣從公無通內外

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

悟賣花

大藏一覽悉達多太子妃邪律輸陀羅即是宿命賣花女也

未得他心那知

彼意嗚呼桂樹

戰國策蘇秦對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遂為豆火所

焚

法苑珠林乾薪萬束豆火能焚

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

翻譯名義集摩尼或

云踰摩正云末泥即珠之總名也此云離垢此寶光淨不為垢穢所染

弟子今日橫諮必

為法師所哂世上白衣可訾何限

遺教經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無法自制嘆

猶可

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

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
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
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
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
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
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悞自錯

永棄一生乃知斷弦可續

博物志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弓絃斷以口濡

香膠續之以射終日不斷因名曰續弦膠

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

有

齊蕭子良集經所謂大

迷入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

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

更為魔之所繞

摩鄧女經阿難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

女歸告母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

猶須承三寶之力

齊蕭子良集照周等

覺謂之佛寶禮無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

制彼窮兇豎

般若之幢

佛書有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按梵語般若此云智慧
吳桓臣曰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

傳建立法幢
摧伏異道也

天魔自歎

因果經菩薩將成道時魔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令三女

供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咸變陋形

若此言者當即便冀棄躬義若

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與智顗書

陵和南

法苑珠林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錄翻為度我二義俱通

昨預沈儀同

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

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又

陵和南仰注之心難可數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
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
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
聾聞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無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
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
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塋公
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又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
多諮惟遲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
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

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

婆安論
罪人為

獄卒阿傍之所拘刺不得自在故名地獄法句
經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

三願即

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

勝天王經佛自說云八十種
好者五十八章下不高不下

隨眾
生樂

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

道宣律師感應記清淨梵行脩童真業

五

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

證明陵和南

補

玉臺新詠童謡云洛中女子莫干妖前至三月抱胡腰論邊境事書

京房易傳有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舊唐書呂才傳祿命書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

生者並無官爵
答諸求官人書

徐孝穆集卷三

謹案卷三第十五頁前四行已倒於此刊本倒訛
擣據南史陳本紀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令從弟奩知後事刊本奩字
訛作大淵二字據南史侯瑱傳改

第三十六頁後八行揚雄方言刊本揚雄訛爾雅
今改

第四十四頁後五行煥子華攜劍過延平津刊本
華訛葉據晉書改

第四十九頁前四行跼地悲鳴刊本跼訛接據博

物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魏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徐孝穆集卷四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徐孝穆集卷四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玉臺新詠序

晉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
下注玉臺以喻婦人之貞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

海錄碎事凌雲臺魏文帝黃
初二年築又燕昭王好神仙

仙人甘宙與王登握日之臺史記秦本紀戎王使由余
來聘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 顧樵曰周書

宣帝既滅北齊詔曰偽齊或穿池運
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 萬戶千門張衡之

所曾賦

張衡西京賦開庭說異門千戶萬

周王壁臺之上

穆天子傳盛姬盛柏之子

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

漢帝金屋之中

漢武故事

帝為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曰玉樹

欲得指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

漢武故事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

碧玉為葉花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又以白珠為簾玳瑁柙之

其中有麗

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

見為王儀同表

充選掖庭

後漢皇后紀論漢法常因

八月冀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

四姓良家

北史魏文帝宏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

後宮

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樵曰後漢書明帝時外戚樊氏郭氏殷氏馬氏是為四姓小侯非列侯

故曰馳名永巷史記范睢傳睢見昭王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名也宮

中有長巷故名亦有潁川新市晉書明穆庾皇后潁川鄱陵人后美姿儀後漢

書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帝常歎河間觀津三輔黃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按新市未詳圖列仙

傳曰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右手鉤卷姿色佳麗武帝反其手得玉鉤而手展漢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家在

清河親早卒葬觀津師本號嬌娥未詳按左思嬌女詩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左家有嬌女皎皎頗

白曾名巧笑中華古今注段巧笑魏文帝宮人始作紫粉拂面楚王宮內無不

推其細腰後漢馬廖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

手

詩魏風慘慘女手可以縫裳

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

宋玉登徒子好

色賦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

牆闥臣三年至今未許也樵曰司馬相如美人賦臣

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豔蛾眉皓齒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婉約風

流無異西施之被教

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七十步土城者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

邱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

弟兄協律自小學歌

見答

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

長孺少長河陽由來能舞

漢五行志成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

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琵琶新曲無待石崇

晉石崇王明君辭序

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琵琶新曲無待石崇明君辭序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序之

筵

篋雜引非因曹植

漢書塞南越禱祠太乙后土使樂人侯調作坎侯樂府有曹植笙篋引

傳鼓瑟於楊家

漢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得

吹簫於秦女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乃妻焉共

隨鳳

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

漢武故事建章長樂宮皆輦道相屬

懸棟飛閣不由行各

樹穀曰漢書衛子夫為平陽主

謳者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驢甚主因奏子夫送入宮陳皇后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遂立為

后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

桓譚新論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言漢有好麗美

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

疎不如反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
矣閼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

且如東

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

上注見

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

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
亦捧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
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司馬相如好色賦花容自獻玉體
橫陳漢武故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
為甲帳其次為乙帳
甲以居神乙以自御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
闕中記建章宮
中有馭娑殿拾遺記每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
以翠纓結飛燕之裾樹穀曰傳毅舞賦序激楚結風
陽阿之舞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
見雜曲妝鳴蟬之薄鬢
中

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瑣樹
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
照墮馬之垂

髮

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墜馬髻折腰步顰齒笑以為媚惑

反插金

鈿

龍輔女紅餘志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之文帝目曰玄雲踏霜今金星出

吳筠詩蓮花銜青雀寶粟鈿金蟲

橫抽寶樹

後漢輿服志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

枝相繆一

南都石黛

梁書天監中詔宮中作白妝青黛眉樵曰留青日記廣東始興縣

溪中出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

最發雙蛾

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驚鵲髻

北地燕脂

古今注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妝

偏開兩

靨

曹植洛神賦靨輔承權注靨笑靨權頰也

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

顏脩內傳

橋順二子曰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基於隆慮山棲霞谷服飛龍藥一九千年不饑故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

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饑亦不食與我腰中寶
一九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兩三日身輕生羽翼

鳳授歷軒轅

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制十二
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

比黃鍾之宮

樵曰漢書注鳳鳥氏為歷正軒
轅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記甲子

金星與

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

顧野王詩妝罷金星出晉
杜預曰婺女為已嫁之女

織女為處女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張
正見豔歌行裁金作小麝散麝起微黃酉陽雜俎近代
妝尚麝如射月曰黃星麝麝鈿之名蓋自孫吳鄧夫人
也王充論衡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
月樵曰史記婺女四星天

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

北堂書鈔袁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世說韓壽美姿容
賈充辟以為掾充女於青瑣中見壽悅之與之道充見

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衣歷月不歇充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考問之婢以狀

言充祕之

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

西京雜記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弟合

德上遺織成裾陳思王植洛神賦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

雖非圖畫入甘泉而

不分

漢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言異神仙戲陽臺

而無別

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

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真可謂傾國傾城

見雜曲

無對無雙者也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精妙世無

雙

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

硯匣終日隨身

陸機書在平原常案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枝

翡翠筆牀

無時離手

藝文類聚傳玄曰漢末一筆之匣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樹萱錄南朝呼筆管為牀

清

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

此傳統妻芍藥花頌暉暉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采

武帝宛轉歌欲題芍藥詩不成

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

未詳

九日登高

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德之辭

魏文帝與鍾繇九日送菊

書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晉書武帝左貴嬪諱芬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常作菊花頌曰英英麗質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耀金華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

椒房宛轉

漢官儀皇后所居殿曰椒房以椒和泥塗壁故名溫暖而香辟除惡氣又取蕃實之義

柘館陰岑

漢書班婕妤好賦痛陽祿與柘館今仍襁褓而離災炯曰三輔黃圖柘觀在上林苑絳

鶴晨嚴

江總集為陳六宮謝表鶴為晨啓

銅蠡

一作鋪

畫靜

未詳按孟子以追蠡漢趙

岐注追鐘鈕也鈕磨醫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

三星未夕不事懷衾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

東又抱衾與裯

五日猶賒誰能理曲

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樹屏曰枚乘雜詩當戶理

優游少託

古逸詩孔子去魯歌曰蓋優哉游哉

清曲

樵曰詩五日為期

聊以卒歲

寂莫多閒

漢揚雄傳京師為之語曰惟寂莫自投閣

厭長樂之疎鐘

見謝

敕賜啓

樵曰三輔

勞中宮之緩箭

見與楊僕射書

輕身無力

黃圖鐘室在長樂中

怯南陽之擣衣

庾仲雍荊州記秭歸縣有屈原宅女須廟擣衣石猶存

一婦擣衣寄遠人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藏榮緒晉書竇滔妻蘇氏善屬文符

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詩寄滔循環宛轉以讀之辭甚悽惋

雖復投

壺玉女

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泉而脫悞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為歡盡

於百驍

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

爭博齊姬

未詳按晉胡貴嬪傳貴嬪諱芳奮之女也武帝嘗與擣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

心賞窮

於六箸

鮑宏博塞經各投六箸行六碁故用博陸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散謂之瓊瓊有五彩

色故謂之五塞 樹聲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鬪雞走狗六博間鞠說文六博局戲

也六箸十二
基鳥曹所作
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

萱蘇微蠲愁疾

魏王朗與魏太子書萱草忘憂畢蘇釋勞無以加也

但往世名篇

當今巧製分諸麟閣

三輔黃圖麒麟閣在未央宮左漢蕭何建以藏祕書

散在鴻

都

後漢蔡邕傳邕對曰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
息 樵曰後漢書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

不藉篇

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

魏志劉馥傳夜然脂照城外樹提伽經庶人然脂諸

侯然蜜天子然漆

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

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

三秦記涇水出開頭山至高陵

縣而入渭與渭水合流
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於是麗以金箱

北史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

五經置

巾箱中

裝之寶軸

隋牛弘集請開獻書表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

青紙文

字古拙

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

漢官儀尚書為中臺謂者為外臺御史為

憲臺謂之

存身也

三臺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中工八分篆草世以書聖稱

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

以比龍蠖蟄啓伸繁腹行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皇口中令銜之飛下

端門恒立偽事詔平准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

速作

高樓紅粉

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仍定魯魚

之文

抱朴子書字之謬有寫魯為魚寫帝為虎

辟惡生香

魚豢典略芸臺香辟紙魚蠹故藏書

臺稱

聊防羽陵之蠹

穆天子傳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雀梁因蠹書於羽陵

靈飛

六甲高擅王函

漢武內傳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

鴻烈仙方長推丹枕

博物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

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

至如青牛帳裏

錄異傳武都郡立大

致按鴻烈解今淮南子是

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餘曲未終朱鳥窗前

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

今俗畫青牛障是

王母索七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時東方朔竊從殿

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常三來盜

我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

後漢楊厚傳厚祖父春誠子統曰吾緄褰中有先祖

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脩之晉中經簿

散此縉繩

劉向

盛書用阜縹囊布裏書函中皆有香囊

別錄孫子書以殺

永對玩於書帷

漢董仲舒傳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青簡編以縹絲繩

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

未詳按後漢書

明德馬皇后

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

漢書竇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

好讀春秋

老子之言帝反諸竇不得不讀老子皆遵其術

固勝西

晉灼曰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為黃金

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

尚瑗曰蜀志劉琰為車騎將軍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

能為聲樂悉教誦

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

漢成帝記元帝在太

讀魯靈光殿賦

子宮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

樹本曰漢王褒傳元

帝為太子嘉袞所為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

之變彼諸姬

詩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聊同棄日

晉陶潛戒子書見賢思齊不宜忽略

以棄

猗與彤管

詩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麗以香奩

碑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

見與陳司空書

桓桓地軸壯哉崑崙

之阜

博物志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十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

三千六百軸犬牙相舉

三光懸而不墜

見勸進表

九土鎮以無疆

張衡思玄

賦思九土之殊風

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

鎮

辭典帝曰

咸建五臣

見論語

業配蒼祇

爾雅春為蒼元楊泉物理論地

者其神曰祇

功成寓縣

北宮曰謝朓詩霸功興寓縣

至於流名雅頌著美

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

君乎自文昭武穆

見勸進表

昨土開家

左傳象仲曰昨之土而命之氏易開國承

家

濮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

衛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封康叔為

衛君居河淇間故殷墟夷王命衛為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朝於魏魏世家安邑近秦於是徙治

大梁無忌謂魏王曰決榮

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

信陵

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

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欲厚遺

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決不以監門困故而

受公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

後漢侯霸傳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每春下寬

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建武中為大司徒

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

後漢

書許劭有高名好叢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或勸之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

室將亂我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復投揚州刺史劉繇及孫

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

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

後漢書袁忠閔弟也初平中為

沛相及天下大亂素官客會稽上虞俱違建安之難後漢

書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明年正月改元建安獨處衡

山之陽

盛弘之荊州記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至於軒轅乃以潛霍之山為其副焉本傳安都字成師

始興曲江人也為郡著姓

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

火記

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即鐵山鼓鑄運籌算傾滇蜀之民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班佃必於

旌鼓

漢書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以財父雄邊出入戈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

光祿大夫

南史本傳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為光祿大夫始興內史

邑里開通

德之門

後漢鄭玄傳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為玄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州鄉

無抗禮之客

漢竇嬰傳每朝議大事列侯莫敢與亢禮

自茫茫禹迹

左傳虞人之歲

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

赫赫宗周

見詩

家滅驪戎國亡夷羿

見與王僧辯書

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

見為陳武帝書

括地象於炎州

楚辭嘉南州之炎德按括地志書名也曰河圖括地象緯書名也見後漢曹褒傳

南興涿鹿

之師北問共工之罪

五帝本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又舜流共工於

幽陵以
變北狄

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

帝王世紀扶始以李秋下旬夢白帝

遣馬祖而升丘見白虎其上
有感已而生臯陶於曲阜

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

傑

天官書東宮蒼龍有尾箕星莊子傳說得之以
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公亦

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

見諫羅道書

高詠玄池

之野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玄池天子三日
休於玄池之上乃奏廣樂而歸是曰樂池

沈吟梁

甫自比管仲之才

見與王僧辯書

惆悵葦郊久負伊生之歎

見與

宗室書南史安都工隸書能鼓
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

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

後臯桂部之地

陳書武帝紀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
又大寶元年帝發始興次大庾嶺大破

路養軍

四戰五達之郊

韓世家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詳與宗室書

郡

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

霧集

張協賦基布星羅揚雄封事霧集雨散

公既膺五聘

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

之五反然

方啓六韜

小學紺珠文武龍虎豹犬為六韜

率是驍徒仍開

嶺嶠

南史本傳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

自大討瀟

湘

晉漢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有蒼石立水中其文曰大討曹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

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南史陳武帝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

同茲樊鄴

樊

鄴商也

下軍違命

左傳晉侯伐秦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壓曰晉

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

上策不宣

漢英布傳

軍從之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敗我王師受拘勁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

見書

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為令德

左傳君子曰忠為令德

天纂

之謀吳帳斯開

漢袁盎傳吳王濞反盎使吳見守從史飲醉西南陬卒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

直衛門無擁

左傳吳人藩衛侯之舍

雖復季孫還魯

左傳昭公十三年晉人執

季孫韓宣子使叔魚歸季孫平子先歸惠伯待禮

隨武濟河

見與王僧辯書

國慶民安

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

通考凡前代帝

王所都皆曰尹注
南朝曰丹陽尹

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

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

後漢書馮異收散卒設伏與赤眉戰大敗

之於崤底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過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亦眉降異威行關中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斯乃聖主之

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

本傳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

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王琳至弇口安都乃悉眾往沌口以禦之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總以一長鎖繫之置於牕下令宦者王子晉掌視之安都等許賂子晉乃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丹陽尹後王琳入齊安都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

版於河宗

帝王世紀堯帥諸侯羣臣沈璧於洛河受圖書穆天子傳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

西向沈璧於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

帝王世紀少昊金天氏降居江

水顓頊生十年而佐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

左傳王少昊二十而登帝位

成王定鼎

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

見與楊僕射書樹聲曰陳文帝紀

武帝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壻杜龕據吳

興武帝密令帝還長城立柵備之龕遣將杜泰掩至帝

部分益明及武帝遣周文育討龕帝遣將軍劉澄蔣元

舉攻下龕周文育侯安都敗於沌口武帝詔帝入總軍

政尋命率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器攸

兵城南皖

歸繫辭主器者莫若長子

當壁斯在

見勸進表

公於是抗表長信

漢霍光傳

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與丞相敞清
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是為孝宣皇帝詳謝養賜啓清

宮未央

漢文帝紀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
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從

億兆以歸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軫轡

見與王
太尉書

奉

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

書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

萬邦之

本由此克寧

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本傳太后以衡陽
王故未肯下令安都按劔上殿白太后出

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仍別奉
中旨迎衡陽獻王昌中流而殺之

乃復進公司空南

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

漢營參傳載其
清靜民以寧壹

安之以惠

和後漢左雄傳疏曰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
和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望杏敦

耕月令杏花
生種百穀

瞻蒲勸穡

呂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菑始生菑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

室歌千耦

詩十千
維耦

家喜萬鍾

見孟

陌上成陰

樂府題有陌上桑

桑中可詠

詩期我
乎桑中

春鷓始嘯

說文黃鸝倉庚也鳴即鷓生

必具籠筐

晉儀禮志皇后親蠶公主及諸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

秋蟀載吟

月令注引俚語蜻蛉

鳴衣裘成蟬
蟬鳴嬾婦驚

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

晏子齊大旱公召羣臣問以祠靈山

躬瞻舞雩

周官司巫若國大
早則率巫而舞雩

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

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

詩如坻如京一統志芍陂在鳳陽府即安豐塘

也乃楚相孫
叔敖所築

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

漢漢志韓欲疲秦使鄭國說

秦令鑿涇水秦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歲
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遂成之名鄭國渠
雖復東過小

縣夏雨逐其輕輪

後漢書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內旱嵩行部車所經甘雨輒降

南渡

滄江秋濤弭其張蓋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波湧而濤起其始起

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瀼瀼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

固不得同年而語

矣若夫聽采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櫺躬親辯決立受

符於前案

未詳按漢酷吏傳左馮翊缺上欲徵嚴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

無留諾於

後曹

比堂書鈔魏孟康為弘農太守事無留諾

樹穀

對育曰蕭育杜陵

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

燕世

男子何諸曹也

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

風

後漢書冀州刺史賈琮舊制傳車駟駕垂赤帷裳琮曰刺史當廣視遠聽糾察美惡豈可垂帷裳以自蔽

乎命御者塞之郡縣聞風震悚又荊州刺史郭賀多異政明帝賜以三公冕旒敕行部去檐帷露冕使百姓見其容行建武永平之化范蔚宗明帝紀論後之言事於

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

南史王瑒字子瑛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

以為司徒左長史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

語見書允膺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

見上

綿天滲漉

司馬相如封禪文滋液滲漉

決地

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勲佐命力牧封侯

帝王世紀黃帝

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本傳武帝謀襲王僧辯惟與安都定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至安都屢破之以功進爵為侯亦既旋歸拜家有暉宮亭蠡浦舊翅

高飛

本傳復其官爵出為南豫州刺史攻王琳將曹慶常愛眾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愛眾後破之餘

眾悉平

炯曰荊州記宮亭湖即

電卷勁寇風行國威

彭蠡澤也

謂之彭澤湖一名匯澤

吳張紘傳注引吳書曰紘

文身被髮

穀梁傳吳祝髮文身

作貢來

述策平定三郡風行草偃

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

顧命東序西嚮

謁渭同周

齊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

曰所獲非龍非鸞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迎門惟呂

書顧命成王崩俾爰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賁百人還子劉於南門之外本
傳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

議翼奉

流矢為暴

天官書項羽拔鉅鹿枉矢西流

櫓槍斯舉

爾雅彗星為櫓槍

文帝

慄慄蒼黎

老子聖人在上天下慄慄為天

危危刀俎

見與

楊僕射書

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犬彘實翦長鯨

見勸進表北

震巢浦南俘灌城

侯瑱傳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王琳引合肥淩湖之衆舳艫相次

而下合戰琳軍少却本傳留異擁據東陽安都躬自接
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麾軍屬夏潦水漲安都
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異奔晉安虜其妻子
振旅而歸仍還本鎮吏人表請立碑詔許之
青羗卷

介赤狄回兵

見勸進表

蹈舞難喻歌謠靡宣

班固東都賦下舞上歌蹈德詠

仁曰我黎庶俱祈上玄

揚雄甘泉賦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山移兩越

見

王僧智書

海變三田

見與楊僕射書

公為上相復倍斯年

廣州刺史歐陽頤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

山海經昆侖之邱有弱水之川環之又西王母

之山有軒轅臺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

漢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至曾

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

地理志千乘郡屬青州

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

後漢歐陽歆傳歆字正思樂安

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歆八世皆為博士學為儒宗世祖即位為河南尹建武六年拜揚州牧八

年徵為大司徒

廣陵邕邕族擅江右

未詳

渤海赫赫名重洛陽

晉書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

若夫岳鎮龍蟠

周官荆山之鎮山曰衡山詳勸進表

星懸鶉火

左傳昧為鶉火注鶉

火南方柳星也

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

晉書裴頠

曰和嶠森森如千丈松

萬頃無度

後漢郭泰傳泰曰叔度汪汪若千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

年當小學

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

志冠成童

內則成童舞象

因孝為心欲

仁成體

本傳顧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為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

屯騎府

君早棄榮祿易簣之日

檀弓曾子寢疾病元起易簣

幾將毀終

禮記毀不

滅性不以
死傷生也

不杖之言

喪服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

深非通制遺賢巨

萬富擬猗頓

漢貨殖傳猗頓用鹽起與王者埒富

裁變槐榆並賑宗戚

南次大麓

舜典納于大麓注麓山足也

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

寰宇記橘洲在長沙縣西南四里江中時有大水洲諸皆沒此洲獨存湘中記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披

書於杏壇之上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三冬文史

見讓左僕射表

五經縱橫

見與宗室書

頻致嘉招確乎難

拔

本傳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

既而帝啓黃

樞神亡赤伏

見讓表

天地崩竇山冢沸騰

詩百川沸騰羣山冢岸崩

悍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

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

夜照燿烽

晉天文志軒轅西四星曰燿燿者烽火之神也

浴鐵蔽於山原

晉建武故事王敦死祕不發喪

賊皆重鎧浴鐵

捉金駭於樓堞

司馬相如子虛賦捉金鼓吹鳴籟

公疲兵屢出

獨據胡牀

曹瞞傳操與馬超戰超等掩至操恚猶生胡牀未起

勅賊重圍尚憑書

几九州春秋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表譚所攻流矢雨集融凭几安坐

揚灰既散

論衡楊璇為零

陵太守時桂陽賊起璇乃置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及會戰從風揚灰向賊遂大破之

駕棒

將揮

抱朴子吳遣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刀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梃擊之

禁不得行因而克賊

咸克凶渠以保衡服

本傳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顧善故顧常隨欽

征討南征夷獠禽陳文徽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
代所無顧預其功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敕衡州刺
史韋瓘討之瓘委顧
為都督悉皆平殄
常以二主蒙塵見荅王三光掩曜

班固典引經緯乾坤出入
三光注三光日月星也

出入逾於嘗膽

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仇

愁心苦志懸膽
於戶出入嘗之

殷憂獨其撫心

漢酷吏傳大將軍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

今病

不治第宅深符去病

漢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

也

志梟羣醜彌同越石

晉書劉琨字越石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自

禹圭既錫

見勸進表

堯王已傳

帝王世紀堯賜舜以昭華之玉

物變詎謠風

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

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

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

宋徽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

魏蘇則傳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則及臨留侯植聞

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本傳侯景構逆繁自解還都征

景以顏監衡州及陳武帝入援都顏乃深自結託還顏

為始興內史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顏為刺

史況番禺連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目窺梁鼎以公威

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

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宏朝紀檻車才至

見移文

輿櫬已

焚

左傳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祝史妖於夷吾

左傳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

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母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
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
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壇場延於井伯左傳晉
執虞公
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赦於韓
及井伯以滕秦穆姬本傳蕭勃在廣州顧委贄於勃及
勃度嶺出南康以顧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於
武帝釋綱繆安樂造次訐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螭
而禮之漢官
云秦

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皆銀瑠附蟬
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瑠瑠帝改施金瑠但八桂之上

山海經桂林有
八樹在番禺東
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山海經南方蒼梧
之丘蒼梧之川其

中有九疑山在
長沙零陵界
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臯深留夙愛仁

恩可以懷猛獸

後漢童恢傳恢琅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為吏民常為虎害乃捕二虎恢咒虎曰

若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即時殺之一虎視恢鳴吼即時解釋吏人為之

歌頌威名可以懼啼兒

南史劉胡傳胡為越騎校尉蠻乃畏之小兒啼語云胡來即止

授持節散騎常侍

本傳不載

衡州刺史

本傳蕭勃元後嶺南亂頗有聲南土且與

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

我皇帝從唐侯以盾國

見勸進表

屈啟筮而承家

漢文帝紀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

啓以光

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衡芑羅湘峽昔中宗

屈申於處仲

晉書王敦字處仲元帝永昌元年三月敦據石頭擁兵不朝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

志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按元帝廟號中宗高祖遺恨

於平城

見王臺新詠序

漢武承基方通沙塞

漢衛青傳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晉明紹運裁平姑孰

晉書明帝太寧元年四月敦謀篡位自武昌移鎮姑孰二年六月加

司徒王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

方其盛業

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

本傳文帝即位進號

廣州

刺史又都督東衡州

本傳作交廣等隋書揚州南海郡始興縣注齊曰正階梁改名焉又

置安遠郡

二十

本傳作十九

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

漢書

鄴食其曰民

敦其分地火耕水耨

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

火耕而水耨

彌亘原野盜賊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

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

禮運故外戶而不閉

脂脯豪家鐘鼎為樂

見與

王僧辨書

揚祛灑汗振雨流風

蘇秦傳臨菑之塗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市有千

金之租

漢高五王傳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

田多萬箱之詠

詩乃求萬

斯箱

僧釋慧義等來朝絳闕備啟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

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

後漢竇憲傳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

鼎其傍銘曰仲山甫鼎潛夫論仲山甫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

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

德

晉書加羊祜征南大將軍詳與李那書

於是跪開黃素

揚雄答劉歆書天下上計孝廉

及內郡街卒會者常把三寸弱
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爰登紫泥

西京雜記漢
以武都紫泥

為璽

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

書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

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崇高維岳貺甫生申

詩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

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攸攸銅畧

疑作畧見與
章司空書

藐藐金鄰

左思吳都賦金鄰象郡之渠注夫南之外
有金鄰國去夫南可二千餘里土地出銀

莫遠非督無

思不賓三江靡浪

見移

五嶺奚塵

見與章
司空書

式歌式舞

雖

無德與汝
式歌且舞

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晉陵太守王勵

本傳作勸

德政碑

樹屏曰本傳勸字公齊侯景之亂奔

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勸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大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之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

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

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歷

官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祥弟覽子裁裁子導字茂弘元帝過江導歷位至丞相輔相三世及薨詔喪葬參用天子之禮謚曰文獻樹聲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不窋奕世載德

吳

世標曰後漢王良傳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王莽時
不仕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
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范曄論當世
咨其清人君高其節隋地理志東海郡屬徐州琅邪郡
屬徐州

郭莖表其深源

見為貞陽侯書

何籌慙其遠慶

後漢何敞傳敞六世

祖比干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有老嫗謂
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
策凡九百九十枚子

豈惟桓氏之鳴玉

范曄論桓氏自榮至典父子兄

弟代為帝師國語

張家之珥貂

漢書張安世子孫相繼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

趙簡子鳴玉以相

袁姓之朱衣

後漢袁安傳安道逢二書生指一處云其此地

騎列校尉者凡十
餘人詳歐陽頤碑

當世為上公
楊宗之華轂

漢楊惲傳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又有飲

飛遮列

漢百官公卿表飲飛字弋射有九丞兩尉

班弓夾門

後漢班超傳悉持弓弩夾門而

伏

濯龍俯望

後漢馬皇后紀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百

官志有濯龍監一人

緹騎盈道

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環濟要略司隸出從緹騎

奕世

如此何其盛哉

南史勣祖份累遷尚書左僕射父琳位司徒左長史兄銓衛尉卿錫累遷吏部

郎中舍太子中庶子通尚書右僕射弟質歷位侍中固遷潯陽太守

君以藍田美玉

三秦記藍

田出美玉吳志諸葛恪少有才名

大海明珠

曹植贈丁翼詩大國

孫權奇之曰藍田美玉真不虛也

多良材譬

灼灼美其聲

關

英英照其符彩丰神雅澹識

海出明珠

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

魏書崔琰聲資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

瞻望太祖

亦敬重焉非無鄭玄之腰帶

後漢書鄭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爛爛若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

世說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

如巖下電世目李元禮設設如勁松下風

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槩於懷

抱家門雍睦孝友為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見繫辭

脫貂

救厄情靡矜去

未詳

釋馬窮途惟濟危殆

後漢廉范傳范遷蜀郡太守坐

法免歸鄉里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

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挹其

精微辭宗稱其妙絕

本傳勸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

出為

仁武將軍晉陵太守

宋書南徐州刺史領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毘陵晉東

海王越世子名毘永嘉五年帝改為晉陵

五雞二氣勤卹有方

漢龔遂傳遂為渤海太守

使民家養二母雞五母雞

問羊知馬鉤鉅兼設

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鉤鉅以得事

情鉤鉅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濟北

移樹累政之所未治

未詳

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

汝南先賢

傳趙規為安陽令與朗陵黃萌爭水割指

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

用殷阜銘曰

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以洛濱公侯世及宰

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

經筵

後漢邊韶傳韶曰腹便便五經筵

文為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

鼎鉉虛職

易鼎玉鉉

台階未臻

晉書羊祜表曰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注台司三公也安

知霜霰遽天松椿

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碣石斯表

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蔡邕獨斷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長

丹陽上庸路碑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

史記

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注元命包曰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樹本曰封禪書四瀆者江淮河

濟國險者固其金湯漢蒯通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儲畜者因於轉漕

漢宣帝紀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貨財為禮曲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專俟會通厥田為上書禹貢四海會同又徐州厥田惟上中皆資滲漉見

安都碑大矣哉坎德之為用也木華海賦曠哉坎德易坎為水是以握圖

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揚雄長楊賦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

關上哉少昊初命水官未詳左傳剡子曰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逝矣

高陽爰重冥職帝王世紀顓頊高陽氏以水事紀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先舜為太

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河圖曰舜以太尉即

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
桺白玉為檢黃金為繩紫芝為泥章曰天皇帝符璽舜
典伯禹作司空禹貢奠
高山大川又九澤既陂開華山於高掌述征記華山本一山巨靈所開
今睹手跡於華岳而
鑿靈沼於周原詩王在靈沼又周原膺膺莫匪
腳跡在首陽山下

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

皇無為曰帝

帝王世紀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地者稱帝德合人者稱王

若夫雲雷草

創

易雲雷屯又天造草昧

翦商黜夏之勲

疑脫二句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湯誥罪人黜服

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

後漢崔駰傳蔡邕銘論呂尚作

周大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

陳鴻鐘於豐岳豈易揄揚

漢司馬相如賦撞鴻鐘山

海經豐山有九鍾注霜降則自鳴
樹屏曰班固西部賦雍容揄揚
斯固名言所絕也及

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

晉王尼傳尼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屈至道

於汾陽勞凝神於姑射

莊子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又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詳卷三聖

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

見書益稷

詰王盡禮周官總於三代

見周禮 豈止金門桴竹

玉泉記立春之日取宜陽金門山竹為管河內葭草為灰以候陽氣

玉尺調鐘

世說荀勗善解音聲遂正雅樂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意忌

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始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公帶獻明堂之圖

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

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

匡衡建后土之議

郊祀志匡衡以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

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

干寶按神記孔子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

辰而拜乃起白霧摩地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上有刻字孔子跪受讀之

河出應龍乃私

周易

見勸進表

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

會

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聲配五行之色屈原九歌云五音紛兮繁會

不移漏刻

見與楊僕

射纔命口占

漢游俠傳陳遵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

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

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

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

黃竹之辭

蔡邕琴操周成王琴歌鳳皇翔兮紫庭余何德兮感靈穆天子傳王遊黃臺之丘時國中

大雪大凍王作黃竹歌三章以哀之

晨露卿雲之藻

呂氏春秋晨露湯歌也詳勸進表漢

之兩帝徒有詠歌

漢書高祖有大風歌漢武故事帝作秋風辭

魏之三祖空

云詩賦

沈約謝靈運傳論曹氏基命三祖陳王盛高麗藻

以為彭老之教終沒

愛河

昇玄經漂浪愛河流吹欽海

儒會之宗方離火宅

見與李那書

豈知

五詩八會之殊文

未詳復菴和尚華嚴論贊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得華嚴下本回歸西土

傳到此方者乃八十卷經三十九品品分七處九會

天上人中之妙典

優闍王作佛形像經

若生天上天中最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於六天中尊貴第一

雪山羅漢爭造論門

登傳

錄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

鷲嶺名僧俱傳經藏

見與李那書

香象

之力特所未勝

雜寶藏經過去久遠比提醢國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華嚴經

現有菩薩名曰香象與其眷屬諸菩薩中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

秋兔之毫書而莫

盡

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

忠信為寶

家語孔子息駕於河梁有懸水

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所以能入而復出也

禱祈免於白駒

漢溝洫志武帝用事萬里沙磧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壁令羣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

明德惟馨

左傳宮之奇引周書曰泰稷非馨明德惟馨

山川含

於駢犢

見論語

至若月離金虎

陸機詩望舒離金虎漢書西方金也孔傳昂白虎中

星然西方七宿畢
昂之屬俱白虎

泥染石牛

廣州記州有石牛每早殺
牛以血和泥泥石牛背阮

畢即雨泥
畫方止

蒼蔚朝興滂沱晚注

詩蒼兮蔚兮南山朝濟
又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而清蹕纔動

見勸
進表

纖羅不搖

木華海賦輕塵
不飛纖羅不動

高閑將臨

左傳高
其閑閑

油雲自闕

西京雜記雨
雲曰油雲

陽烏銜日寧懼虎賁之

弓廣雅云日名陽烏淮南子日中有跋烏
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

樹本曰漢

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之
洞左腋陛下壽萬萬臣為二千石賜錢二百萬

飛雨彌

天無待期門之蓋

漢外戚傳上官桀少時為羽林期門
郎從武帝上甘泉桀奉蓋雖風常屬

車雨下

震維舉德

易震為長子
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文炳曰左傳王子朝

以德德

非曰尚年

見表後啓

若發居鄴

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伯邑考

文王長子

猶莊在漢

後漢書東海恭王疆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母郭后廢遂

讓位於顯宗顯宗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按昭明太子早卒簡文帝乃高祖第三子也故云

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

見侯安都碑

山曰金牛孰辨梅湖

之路

初學記武原淪陷為當湖又有梅湖趙曄吳越春秋海鹽縣淪為招湖徙居武原鄉故越地也世

標曰劉道真錢塘記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

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

舟

魏王粲海賦乘困桂之舟晨鳧之舸吳志大傳諸葛恪制為鴨頭船詳與王太尉書

皇子天孫

鳴鳳飛龍之乘

陶季直京邦記宋武帝度六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艘晉宮闕記天泉

池有飛龍舟

莫不欣斯利涉

易利涉大川

玩此修渠乍擁楫而長

歌

列女傳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不能渡將殺之津吏女媚持楫而前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立為夫人

乃縱金而鳴籟

見歐陽頤碑

斯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

也銘曰

后王降德於衆兆民高文象緯

晉張華傳妙達象緯妙義幾神業

冠遷夏

見為陳武帝書

功踰入秦

漢高祖紀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沛公攻

武關時惟大畜象及同人

見易慧雨方雷禪枝獨春

西域傳羅

婆路山北巖泉是佛受山神飯已漱
口嚼楊枝因生今為茂林寺號楊枝
帝德惟厚

書大禹謨益曰

都帝德
廣運

皇恩甚深觀乎禹迹

見侯安都碑

見我堯心

孝義寺碑

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

淨土論二淨穢土謂淨多穢少即八地已上百緣經佛告

比丘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惟無子
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困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
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王及后妃見
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
立字名梅檀香後悟非常成願生千佛無非賢聖

離寶藏經

波羅柰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
利於石上有雌鹿來舐即便有身生一女子梵豫國王
立為第二夫人後時有身便生千葉蓮華時大夫人取
千葉蓮華盛著藍裏擲於河中時烏耆延王接取見十

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長大各有大力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服諸國次到梵豫第二夫人却之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問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以誓願力常生賢聖汲引之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至如媯汭有禮

皇源所以前興

堯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

慶

左傳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大矣神基帝系淑聖重光

者也慈訓太后

陳后妃傳武宣章皇后諱嬰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

姓為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永定元年立為皇后武帝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名文帝及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慈訓德佐初九道暉上六

周易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

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又上六龍戰于野居天上天中之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極見丹陽碑

處太任太姒之尊

詩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又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蘋

藻之化斯深葛覃之風彌遠

詩于以采芣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詩葛之

覃兮施于中谷

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

後漢翟酺傳注援神契鈞命決皆孝經緯

篇名也

愛敬在乎一人德教刑於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

半月之光

孫氏瑞應圖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明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見

甘露

團團灑如錫之味

晉書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

嘉禾自秀

孝經援神

吳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浪井恒清

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淨則仙人主之

天降徵

祥日聞書府

左傳女叔侯曰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自大明紹運

周易順而麗乎大明

神武膺期

繫辭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至道旁通無思不格戊

已校尉西關玉門

漢書元帝初元時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後漢班超傳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注

伏波將軍南表銅柱

見歐陽

方使三千世界百億須彌

長阿含起世經等云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山外別有八

山圍如須彌山下大海深八萬四千由旬其邊八山大海初廣八千由旬中有八功德水如是漸小至第七山下廣一千二百五十由旬其海鹹海廣於無際海外有山即是大鐵圍山四周圓輪并一日月晝夜回轉照四天下名為一國土即以此為量漸至滿千鐵圍統訖名一小千復至一千鐵圍統訖名為中千世界即數中千

復滿一千鐵圍繞訖名為大千世界此中四洲山王日月乃至頂各有萬億成則同成壞則同壞是皆一化佛所統之處名為三千大千世界號為娑婆世界

同望飛輪

轉法輪經佛在鹿野樹下時空中有自然

法輪飛來當佛前而轉

共稟玄德

舜典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天嘉三年正月二

十一日詔旨

陳文帝紀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武帝甚愛之永定三年

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文帝入纂皇統改元天嘉

仰惟聖德方被兆民乃

敕有司改東成里為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華著其受

終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

運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并天下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豈若盡在輿地書茲

里門仰述天經

孝經子曰夫孝天經也地之義也

光臨父母

繫辭元有師保如臨

父母臣陵稽首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日稽首

乃作銘曰

願此良因

大寶積經樂施於人獲五種名利五能為菩提作上妙因

宜資貴親

公羊傳子

以母貴母

三乘並策

見與李那書

四梵為賓

大悲芬陀利經佛言我於林中

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為益眾生故食眾果法苑珠林大洛那力者是第四梵王那羅延力是

紺殿安

坐

梁元帝集善覺寺碑云寶繩交映無慙紫紺之宮白帖佛寺為紺園

蓮華養神

佛升初利天為

母說法經摩耶夫人兩乳血出猶白蓮華而入如來口中

燈前禮佛

涅槃經若於佛法供養一香燈

乃至獻一華

地後邊身

寶積經昔舍衛城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更有怨家二十人

奪其命根如來為調伏是四十人故告目連言令此地
中出住遠羅剎欲刺我足此刺即長一肘佛言我過去
世入大海中持稍刺人得如是報彼時二十怨賊欲害
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不免報況我等輩即
從坐起向

並濟含識

法苑珠林梁武帝捨
道文引含識於涅槃

咸歸至真

法苑

佛悔過

珠林故經中來至佛所云南無無所著
至真等正覺是名口業稱歎如來德也
國家隆盛同享

遐慶謹勒豐碑

檀弓公室
視豐碑

陳其舞詠

潘尼釋奠頌不
知手舞口詠

齊國宋司徒寺碑

無色之外方為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

楞嚴經有色
無色有想無

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
有想若非無想詳與李那書

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

華嚴經一切法界
虛空界等世界

芬若披蓮

闕令尹喜傳真人遊時各
各坐蓮華之上一花輒徑

十遠如散墨

法華經假使有人磨以為墨過於東方千
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

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

善財童子南行未窺

華嚴經善

是諸佛土若算師知其數否

善財童子南行未窺

華嚴經善

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參善知識而德雲比丘乃第一
也又善財童子歡喜頂禮繞無數匝殷勤瞻仰辭退南

行目蓮沙門北遊不見

孟蘭盆經目蓮見其亡母在一
餓鬼中即鉢盛飯往餉其母一

一刹土皆由業緣

觀佛三昧經六日出時此地皆悉煙
出從須彌山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及

八大地獄靡不燒滅未曾有經罪業因緣相續
不絕百緣經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

萬萬僧

祇終非常樂

藥王藥上經衆生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
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大

集經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三常樂實
事隋書經籍志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
天宮蹇產

起世經其天宮城內雕飾受欲其歡樂不可
具說楚辭思蹇產而不釋注蹇產詰曲貌
猶傾四大

之風

樹本曰圓覺經此身四大和合毛髮爪齒皮肉筋
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

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
轉歸風四大各離今日妄身當在何處
魔殿崔嵬

樓炭經在

欲色二界中間別有魔宮華嚴經如來即於口
中放大光明名無礙無畏映蔽一切諸魔宮殿
終懼三

災之火

長阿含經三災上際云何若火災起時至光音
天為際若水災起時至徧淨天為際若風災起

時至果實
天為際

朱樓寶塢輝煥爭華

宣律師位持感應傳樹
神即將七寶來至尊所

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塢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
樓觀及白銀臺於此四塢內各造樓觀具八萬四千

炯曰西域志波斯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增埵中有小增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耀如大火聚云佛涅槃百五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此寶增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地造莊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曉滅則當此土

既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

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漱流

見諫罷道書

始終一槩悟智交

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

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諮悟之永滅敢以殘見揚

德金石銘曰

九流依真

後漢書班固九流百家之言靡不窮究

三乘歸佛

見與李那書

道住

絕迹慈還接物

白帖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孰是發蒙

易初六發蒙

昭

我慧日

齊王中頭陀寺碑注慧日喻明也

攝亂以定

本相經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

精進闕邪以律

齊尚統師傳魏黃初三年晏摩迦羅譯出戒律

秦皇雄威蔽理

通情王孫偏解遠死滯生

太平御覽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雀以多奇物故俗

云秦皇地市漢書揚王孫學黃老之術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終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班固贊曰觀揚王孫之志賢於秦台皇遠矣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遞易

悲欣臯壤

家語孔子出聞哭聲至臯魚也曰吾有三哭少而遊學以後吾親一高尚吾志間吾事君

二與友厚而小絕之三立槁而死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

託於音也歌曰猗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桐曰莊子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長干寺衆食碑

昔炎皇肇訓

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稷正脩官

典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信矣民天之言

見歐陽頤碑

誠哉國寶之義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國之重寶

自非道登正覺

本願經佛告阿難我

安

住於大般涅槃

華嚴經乃至最後涅槃分布其身起

行

在真空

觀佛三昧經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曰空王
炯曰海錄碎事如夾藏中性大真空性空真火

深入於無為般若

見罷諫道書

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

婆沙論佛

在世時色身受用契法師傳婆毗吠伽論師於觀自在

菩薩立志祈請待見於是觀自在乃為現色身立世阿

毗曇論問浮提眾諸佛淨土皆為搏食

法華論無煩惱眾生住處名為

毗曇論問浮提眾

諸佛淨土皆為搏食

法華論無煩惱眾生住處名為

淨土毗婆沙論若以一搏之食起般淨心

證常住者爰

奉於僧眾於當來世決定不逢饑饉災起

乞乳糜

涅槃經有人聞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墮惡道
友僧載外國事佛在貝多樹下坐滿六年長者

女以金鉢盛牛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

見罷諫道書

亦有

上佛佛於水邊嗽糜

補尊位者猶假香飯

見罷諫道書

亦有

三心未滅

菩薩善戒經菩
薩心有上中下

七反餘生

觀佛三昧經金翅
鳥王名曰正音日

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經八千歲死相既現諸龍吐毒
不能得食從金剛山直下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
吹還上金剛如是
應會天宮
法苑珠林傳云釋迦受食
四王奉鉢滅後流行上升

兜率彌勒見曰釋迦佛鉢今就齋龍海
智度論阿羅漢
常入龍宮食已

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
況復瞻居地轉
未詳
按共

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
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

法師西國傳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踰繕那者自
古聖王一日運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
咸憩珠

疑作庭
漢書上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
庭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
固以皆種仙禾

並資靈粟者矣
曹植社頌靈稼阿那一禾千莖拾遺記
員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

鵲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采不周之粟於環
丘之上粟生綫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
法師常願

以智慧火燒煩惱薪

華嚴經智慧火令衆生離障礙苦皆得具足文殊問經住家者為煩

惱所燒出家

普施衆生同餐甘露

四分律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

者滅煩惱火

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瘡即平復

況復安居自恣

經律異相精舍告成

白王遣使

願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

法苑珠林食中有六者一乞食二次

請佛安居

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節

量食六中後不飲漿雜阿含經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

猶棲遑於貧里

後漢徐穉傳謂茅容曰為我謝郭林宗何為栖

王舍城乞食

栖不遑寧處維摩詰經憶

迦留乞麵若用神通

十誦律佛在舍

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

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

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

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
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
念縱出眼如椀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
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
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即語比丘言汝若
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更刮盆邊得
一小餅煎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為須提請飯致遺
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

豪貴

未詳

於是思營衆業

勝天王經乃往古世廣脩淨業

願造坊廚

涅槃經須

達長者七日之內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淨處六十
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廚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園
廁無不
佈足
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

百緣經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

一長者其婦生女名曰善愛後求出家世尊告善愛尼
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

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
五十比丘鉢所飯亦皆滿都令豐足
升堂濟濟無勞四

輩之頻

大集經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脩善法讀誦經
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

種供養

高廩我我恒有千食之糲

詩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水經注澆河西南一百

七十里有黃沙望黃沙
猶若人委千糲於地

其外鐵市銅街

晉石苞傳苞為
吏到鄴乃販鐵

於鄴市中詳
與楊僕射書

青樓紫陌

魏曹植詩青樓臨大道王
粲撰賦倚紫陌而並征

辛家

黑白之里

未詳

甲第王侯之門

漢書張放傳
帝賜甲第

莫不供施相

高資儲轉衆

沐魄經給二
十歲儲資糧

法師善巧方便

佛本行經有
釋名為善覺

其子名羸提提婆堪教太子兵法式其所解知一切
凡有二十九種善巧妙術又淨飯王復白仙言我意欲

令我子常在云何方便
及令幼年勿使舍我

漚合舍羅

未詳四分律世尊般涅槃後百歲毗舍離

跋闍子比丘行十事乃至十事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
已皆下舍羅在毗舍離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故名

七百集法毗尼又感應記祇垣寺殿內簷下有四銀臺
兩臺內有毗尼藏黃金為牒白銀為字毗尼律藏是龍

王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

呂氏春秋湯五年不雨乃以身

禱於桑林瓠水揚波

漢書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

猶厭稻梁永無

飢乏加以五鹽具足

海錄碎事五色鹽出安息國阿言經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澀三

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酢八不了味

七菜芳軟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薤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

類天廚

未詳沈約齊尼淨秀行狀於彼天上彼波利翅將還意欲與今法師有人問何意將翅去答云

欲與今法師是人不能將去

炯

果同香樹

旃檀樹經維耶梨國

曰星經天廚六星在紫微宮東北

有五百人經歷深山一人臥熟失伴有大梅檀香樹樹

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還

至國中國王病頭痛惟得梅檀香以護病得愈王便令

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華果煌

煌心不

異鼎之大殷王未逢

未詳按劉向說苑湯時大

忍伐

而天

糜鑊之深齊都非擬

見移

昆吾在次皆鳴驚嶺之

大雨

鐘感應記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洹精舍重

闍講堂上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

十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衆等昔集祇洹

銳曰大

哀經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

威神之所建

暘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堯典分命羲仲

立詳丹陽碑

宅嵎夷曰暘谷

寅賓出日道宣律師住持感應曰佛告文殊師利我入
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先將我鉢還
於彼龍
池洗之

徐孝穆集卷四

謹案卷四第六頁後四行矯出而脫悞不接者刊
本無出字據神異經增

第七頁前四行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刊本光訛
元據後漢書改

第十頁前八行傾滇蜀之民刊本傾訛賈據史記
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總以一長鎖繫之刊本鎖訛繅
據梁書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波湧而濤起刊本波訛江據枚
乘七發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休坐于杏壇之上刊本壇訛林
據莊子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禽陳文徹刊本徹訛育據陳書
改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四面無壁刊本壁訛殿據史
記改

第三十三頁後一行殷涅槃刊本殷訛舡據隋書
經籍志改

[illegibl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范梈